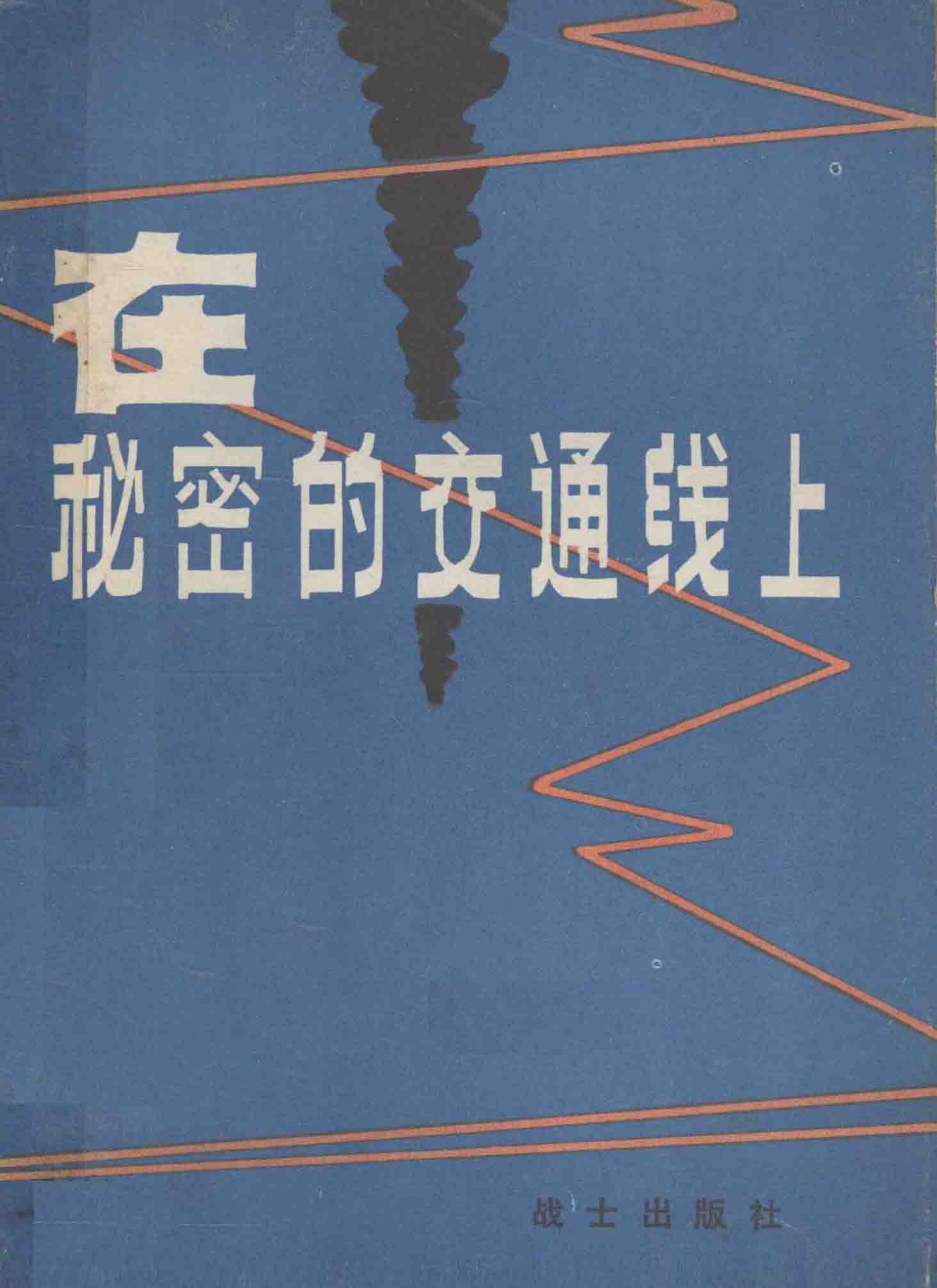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is a solid blue color. A black silhouette of a transmission tower is positioned vertically in the center. Several orange lines, representing power lines, stretch across the frame from left to right, with some lines zig-zagging to represent insulators. The title is written in large, white, sans-serif characters.

在 秘密的交通线上

战士出版社

在秘密的交通线上

熊志华等著

战士出版社

在秘密的交通线上

熊志华等著

战士出版社出版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七二一三工厂印刷

*

187×1092毫米·32开本·印张：7.5·字数：158千字

1983年9月第一版·1983年9月济南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0

书号：10185·27 定价：0.70元

出版说明

在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艰难岁月里，很多革命同志在秘密的交通线上，历尽艰险，不怕牺牲，从事党的交通工作。他们勇敢机智地同盯梢、跟踪的军警、特务和叛徒进行了巧妙的斗争，为党传递文件、情报；运送重要物资和经费；护送过许多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通过敌人道道关卡，进入革命根据地。本书文章都是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的，内容真实，事迹生动感人，读后会启迪你更加珍惜今天、热爱明天！

在本书的组稿过程中，得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有关单位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目 录

在秘密的交通线上.....	熊志华 (1)
一、有了信念.....	(1)
二、改换姓名.....	(4)
三、余伯父女.....	(7)
四、急中生智.....	(12)
五、小巷除奸.....	(17)
六、护送老罗.....	(20)
七、海上风暴.....	(24)
八、防止“咬尾巴”.....	(27)
九、躲过“抄靶子”.....	(30)
十、豆腐店中.....	(32)
十一、“夫妻”过关.....	(34)
十二、夜宿汕头.....	(38)
十三、陶坑遇敌.....	(44)
十四、前仆后继.....	(48)
十五、掩护转移.....	(51)
十六、大音堂遇险.....	(56)
十七、刑场考验.....	(62)
阿丙送我到中央根据地.....	石联星 (67)

护送叶剑英同志到中央根据地.....	卢伟良 (77)
迎接周恩来、叶挺到陆丰.....	黄秀文 (81)
忆地下交通二三事.....	钱希均 (87)
我做交通工作的片断回忆.....	杨庆兰 (92)
在上海交通站三年.....	赵 平 (97)
一次难忘的航行.....	王 凯 (103)
瓷水牛的故事.....	李子健 (109)
忆华南交通总站.....	饶卫华 (120)
大埔交通站.....	卢伟良 (128)
在闽西南交通站的日子里.....	姜茂生 (132)
保卫交通站的斗争.....	曾昌明 (153)
交通站里的喜事.....	姜茂生 (157)
从“续家谱”开始.....	杜征远 (161)
护送刘少奇过微山湖.....	张运海 (178)
风雪千里交通线.....	杨 坤 (183)
一、血泪话童年.....	(183)
二、蒙胧中觉醒.....	(189)
三、投身于革命.....	(193)
四、密营送急件.....	(199)
五、奇袭哈达河.....	(207)
六、老交通张哈.....	(211)
七、牡丹江接“客”.....	(214)
八、夜宿梨树镇.....	(221)
九、新县委书记.....	(225)

在秘密的交通线上

熊志华

一、有了信念

我的家乡福建永定胡雷镇，地处闽粤交界的山区，永定河的水蜿蜒曲折地在山脚下流淌着，层峦叠嶂的群山拥抱着这里一片肥沃的土地，一年两季收成，还盛产茶叶、香菇和烟叶。

在那黑暗的年代，绿水青山枉自多。军阀、封建豪绅象吸血的水蛭一样，吸尽了人民的膏血。苛捐杂税、横征暴敛，高利贷和重租，加上兵连祸结，使得农村经济破产，迫使大批的人背井离乡流落到南洋、新加坡等地去做苦工。有少数人则去当兵混饭吃或沦为土匪。

虽然这里的青山长年静静地躺着，绿水缓缓地流着，但是，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是不会甘心忍受地主、军阀压迫和剥削的，在各地农民运动的影响下，这里正酝酿着革命的风暴。

一九二六年，共产党员阮山、郭滴人、林心尧等同志在

闽西进行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实行‘二五’减租”等鼓舞人心的口号。永定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迅速组织起来了，一场革命风暴正在这里孕育着。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阮山和卢肇西同志来到浩堂村。阮山同志是胡雷镇人，身材魁梧结实，穿着蓝布中山装，头戴凉帽，方形的面孔上镶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卢肇西穿着蓝色的学生装。他俩都是从厦门集美师范学校毕业后担任过上胡雷小学的校长，利用公开的职业在这一带进行革命活动。村里的张二大、熊阿猫是阮山的学生，阮山同志就是通过他们的关系来到我们村的。这时，几个青年正在草坪上围成一堆下棋，有的人看到阮山和卢肇西两人也来了，就好奇地问：“你们来干什么呀？”卢肇西说：“我们是来和你们谈心的。”大家听了这话感到有点蹊跷，就在草坪里围坐下来，话就慢慢地说开了。

我刚从田里回来，见草坪上六七个人围在一起，也走上前去。张二大指着我对阮山和卢肇西说：“他也是我们村里的贫苦人。”阮山和卢肇西点点头亲热地招呼我跟大家一起坐下来谈。

阮山问了大家一些情况后，转过脸来亲切地问我：“你家里有几口人，种多少田？”

“我家五口人，租了地主七十桶田（折六亩）。”我回答说。

“这年头，你们家日子好过吗？”

“唉，好什么！”我忧愁地说，“租了地主的七十桶田，整整忙了一年，结果连肚子也塞不饱，更不要说穿的了。”

阮山同志感叹地说：“是呀，现在的日子真难过啊！”

我想起去年的事，气愤地告诉他：“地主收租又放高利贷，把我们穷人逼得无法活，我母亲生病在床上两个多月起不来，没钱医治，实在没法了，我父亲就向地主借了三元光洋，拖了一年连本带利变成八元多，地主逼着还债，只好卖掉家里辛辛苦苦一年养大的猪，还不够。”

卢肇西叹息地说：“利钱太重了啊！”

我接着说：“我叔叔是做皮丝烟的，四十岁才借债娶了个老婆，生了个男儿。后来地主逼他还债，没有钱还，只能忍痛把不到周岁的孩子卖给财主家，还了债，给了中间人的酒钱，没剩什么钱了，唉！这样下去穷人怎么活？”

我叙述着不禁掉下了眼泪。

阮山和卢肇西关心地安慰我：“不要难过，穷人快要翻身了。”

听到穷人要翻身，大家诧异地问：“怎么翻身？”

阮山同志说：“穷人翻身就是贫苦人团结在一起，组织农民协会，打倒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

阮山同志的话象火种播在我们这批穷苦青年农民的心里。大家高兴极了，个个摩拳擦掌，要求马上干起来。

从这一天起，我们七八个贫苦农民在阮山和卢肇西同志的帮助下，秘密地组织了农民协会。

我们参加农民协会后，就积极发动群众严惩恶霸地主。一九二八年春，我们又利用溪江永定河涨水的机会，巧妙地

夺取了敌人两支枪，后来又组织了胡雷暴动、攻打县城。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我们活动也就多起来了，经常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就这样，我从一个不懂事的青年农民，逐渐成为了一名愿为革命献身的青年战士，后来参加了党内交通工作。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我们交通战士，在革命斗争残酷的环境中，经常同敌人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我们的誓言是“头可断，血可流，党的机密不能丢！”“人在，文件在，要与文件共存亡！”在我们党的力量弱小、敌人力量强大的情况下；在党内出现叛徒、革命事业遭到挫折的情况下；在自己的同志被捕牺牲，自己也随时可能被抓的情况下；在吃不饱穿不暖、生活极为艰苦的情况下，我们毫不动摇自己的信念，对革命事业充满着必胜的信心，经常机智巧妙地避开敌人，甩掉特务的跟踪、盯梢，通过敌人严密封锁的一道道关卡，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完成了党交给的紧急而重要的任务。

下面叙述的是我从事党内交通工作时，亲身经历过的艰苦曲折的斗争片断。

二、改换姓名

为了粉碎湘赣两省反动派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新的根据地。

一月十四日，红四军主力近四千人挺进赣南。三月十四日攻克长汀，接连取得了几个战斗的胜利。后来蒋桂军阀战争爆发，红四军前委决定主力不再返回井冈山，就地创建根

据地。从此，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当时，中央根据地为了同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的各个革命根据地以及上海、汕头、厦门白区的党组织进行联系，曾建立了许多条秘密交通线。而当时在上海担任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同志，亲自决定成立了中共中央交通局，由吴德峰同志担任交通局局长。建立了一条由上海—香港—汕头—大埔—青溪—永定的地下交通线。这条交通线的建立，沟通并加强了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同中央根据地的联系。它不仅担负了把党的大批政治、军事骨干从白区输送到根据地的任务，而且还担负起传送文件、情报及运送军事物资、医药用品等任务。一九三一年，王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使白区党组织遭到重大损失。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正确部署，这条交通线完成了党中央机关从上海白区到中央根据地的重大转移。

一九三〇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晨风掠过闽西永定的丛山，激起郁葱的松林呼啸。我突然接到县委的通知，说有重要任务，要我立刻到龙岩闽西特委机关去报到。

听说有重要任务，我真是又兴奋又紧张，第二天就离开区委，赶到了龙岩闽西特委所在地。这里丛林密集，古木参天，真是一座风景秀丽的城市。城内，靠近中山公园有一幢大房子，便是闽西特委的办公室。我一进大门，就见组织部陈部长在等候我了。他一见我气喘吁吁的样子，就热情地握住我的手，叫我先休息一下，并要我在那里吃饭。我抹了一把汗水，急切地说：“陈部长，先交给我任务吧！”

陈部长笑了笑，镇定地说：“这个任务可艰巨哪，等会儿得好好地商量一下。”

“艰巨？”我攥紧拳头，心中暗想：自从一九二八年，磨亮一把大刀，参加闽西农民暴动和赤卫队后，就不怕什么“艰巨”了，尤其是参加党后，更决心要为革命挑重担，哪怕是刀山火海，也要闯过去。所以我向陈部长表示说：“只要党吩咐，我拚着命也要把任务完成！”

陈部长握住我的手，用明亮的目光看了我一下后说：“这个任务比磨亮大刀搞暴动艰巨得多哪！”他好象一下子看透了我急躁的心，这不禁使我脸上热辣辣的。他接着说：“挑这副担子，不仅要有勇敢、顽强的精神，而且要有机智、沉着的头脑。”

陈部长的语气严肃认真，更使我感到这个任务不轻，我只好沉住气，双眼凝视着陈部长的脸，等着他交代任务。

“你还有别的名字吗？”陈部长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这可使我有点迷糊了。我脑子一转，若有所悟地说：“跟党闹革命，就不贪生怕死！我没有假名字，就叫熊志华。”

我说了后，陈部长乐呵呵地笑了起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小熊呀，这次党要派你到白区去搞地下交通，不是一般的任务，要在敌人的心脏里往返穿越，一定得改了姓名才行。从今天起，你叫‘曾阿宝’好吗？（后又化名叫‘阿丙’）”

我听了后，心里暗忖：我从小生长在山区里，“多见树木，少见人”，没有到过大城市的大老粗。再说搞交通工作要随机应变，眼明耳灵，心眼儿要特别细，可是我这个人，一看见白狗子，眼睛就要冒火，那怎么行呀？后来再一想，这是党交给我的重任，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见了困难就犹豫起来呢！党教育我干革命，就要不怕艰难。于是我马

上向陈部长表示：“好，我就照党的吩咐干！”

我在特委机关的《工农通信社》学习了几天后，组织上决定要我担任中央根据地同福建省委的联络工作。第一个任务，是到白区去送一份极为重要的信件。陈部长布置任务时对我说：

“你没有干过这方面的工作，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可以多向一起去的老王同志学习。但你要很快地挑起这副重担。”

“不怕任何困难，保证完成任务。”我严肃地回答着。

“好，关于这次去的任务，由老王同志和你仔细谈。以后，这一条通往厦门的交通线就由你负责了。希望你成为党了解情况的‘耳目’，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你懂得这个工作的意义吗？”

“懂得了。”我充满信心地回答，“保证为党当好‘耳目’！”

三、余伯父女

一天晚上，我和老王同志出发了。我俩匆匆地朝着闽粤交界的青溪小镇赶去。这里是与白区交界的一个重要关口，也是粤东通向闽西、赣南的重要咽喉。镇上驻着反动民团，四面设防，控制严密。老王打扮成商人，长袍子的下摆系在腰间。我打扮成商人的随从，跟在老王的后面。

“老熊，过了这个山坳，就到镇边啦。我们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啊！”

“嗯。”我一边回答，一边望着附近山头上敌人的碉

堡。虽然我和老王只相识了几天，但我深深感到他是一个异常机智勇敢的同志。我暗暗地想，“我要成为这条线上为党了解情况的‘耳目’，就要象老王一样毫不畏惧困难才行啊！”

老王突然放慢了脚步，等我走到他旁边，他小声地说：“瞧，前边就是青溪镇了……”

这个汀江河畔的小镇，依山傍河，有百来户人家，大都是种田、打柴或撑船为生，过去因受恶霸地主的压迫，渡海走南洋的人不少。后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镇上曾成立过农民协会和赤卫队组织，开展武装暴动，镇压了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所以当地人民对党的感情很深，在斗争中经受了无数次锻炼和考验。镇上有一条小街，靠东头第二家的永丰豆腐店，就是中央根据地到上海的交通线上的第一个交通站。它是一个中站。凡是从上海、厦门等地到中央根据地的同志，都要在这家小店里落脚休息，然后再过封锁线。敌人对这个小镇不大注意，他们觉得青溪南面的下霸、丰市，北面的花窗下、段丰以及斜对面的青岗下等村子，都有民团布防，再说西面的大埔城，前面的虎头山，更有重兵把守，共产党在这块心脏地带是难以活动起来的。但是，偏偏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就在这里，我们党建立了两个秘密交通站。除了镇上永丰豆腐店外，另一个在离镇不到半里路的吕布村陈嫂家里。

老王边说边指点着，虽说镇子里漆黑一片，他却象看得清清楚楚似的，毫不迟疑地向前大步走着。停了一会，他继续接着说：“我们这个工作，离开了群众，可象鱼没有水。豆腐店的余伯和他的女儿余姑娘，还有这条线上数不清的穷

苦百姓，也就是我们的水啊。”

“余伯”，这个名字我一路上听老王提到过好几次，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我正想开口问，远处忽然传来两声枪响，接着，附近山头也爆发出一阵炒豆般的枪声。

“这是敌人在打枪壮老鼠胆子，我们快走！”老王一边说，一边领着我穿过一条小山路，朝着镇里奔去。

来到小镇东头的一座茅屋门口，老王站住了。这是一家普通的小店，门紧闭着，里面隐约传出磨豆腐的声音。我站在一张卖豆腐的旧木桌旁向四周一望，见没啥可疑的动静，朝老王点了点头。老王就伸手在门上“冬冬冬”地敲了三下，这是“家里人”联络的暗号。

不一会，里面有人咳嗽了一声，问道：

“谁呀？”

“是我们，余伯。”

随着老王的回答，门“吱呀”一声拉开了。一个年近五十岁的同志，警觉地向外一望，迅速地把我们接了进去，随手把门关好。

屋里点着油灯。老王向余伯介绍我后，余伯听了显得格外高兴，忙着向我们介绍情况：

“最近几天，白狗子来这儿活动比较多，你们要特别小心。”正说着，门口伸出一个姑娘的头，她朝余伯招了一下手，就闪走了。余伯向老王和我交代了一下铺位，便退了出去。

“这是谁？”我问老王。

“这是余伯叔的姑娘。”老王一边整理草铺，一边回答，“一个挺好的姑娘。”老王理好铺后，卷了一支烟，向

我谈起了余伯的身世。

余伯名叫余良靖，也是镇里的贫苦人，没有地种，就靠卖豆腐过活。前年冬天，在党的领导下，这里曾举行过农民暴动，余伯就在那时和我们接上了关系。为了革命的胜利，他冒着生命危险，来掩护党的地下活动。余伯已经在革命烽火中经受过严格的考验，白军搜村时把枪口对准他的胸膛，他的革命立场始终没有动摇过！

这时候，隔壁灶间里传出了嚓嚓的响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和老王走过去，看见余伯和女儿在搬墙角里的一堆柴草，拿出一个小布袋，里面是半口袋白米。

“把锅里的地瓜干盛起来，快！……”余伯指着铁锅对姑娘说。

“嗯。”余姑娘迅速把锅里的一点地瓜干盛起后，把米淘好倒进了锅，烧着了火。余伯坐在女儿身边，一边拿起烟斗吸着烟，一边说：

“没有共产党，我们受苦人还有什么希望？……这一点白米煮成饭，谈不上吃饱，只好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嗯，爹说得对！”余姑娘拨旺了火，笑道：“只要将来有一个好世界，咱们哪一样丢不下？我老在想着王叔叔对我讲的那句话：为了创造一个新世界，我们就要敢于在刀山上跑！……”

“好，好孩子，懂事多啦！”余伯吐着烟，满意地笑着。

“爹，你记得吗，当我第一次看到老王叔上咱家来，你还骗我说是什么远房的亲戚呢！后来我可看出来……”余姑娘抿着嘴笑。

“怎么？你看不是亲人吗？”

“是亲人，是最亲的……”

火光照红了父女的脸，两张脸露出了笑容。

锅里的饭还没有煮熟，门外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余伯一听，蓦地站了起来。机灵的余姑娘，立即跑向里屋，转眼间屋子里一片黑，我们乘机打开后门，转移到后面山上去了。

余姑娘见我们已安全离开，就又点起灯，托起一板豆腐，走了出来。余伯从门缝里朝外张望。

这时，东方露出一一点鱼肚色。从门外看到走过去了一群黑影，足有几十人。这些匪兵带着刀枪，背着大包裹，还挑着什么东西，隐隐约约地还看到好象押着一些人……这又是从哪里劫回来的呢！……

余伯打开了门，一边把余姑娘送来的豆腐放在木台上，一边留神察看情况。西面街上，也有一些群众在探望，在交谈。余伯对女儿说：

“门口有我，你去做早饭去，当心一点！”

余姑娘刚转过身，东边忽然走来一个人，那人长得十分粗壮，在门口站住说：

“早呵，余伯叔，买两块豆腐！”

余伯定神一看，原来是摇船的余家兄弟的老大余虎头。余伯一边切豆腐，一边低声地问：

“什么情况？”

“虎头沙来的匪兵，又抢了老百姓的东西！”

“交通线路怎么样？”

“船空着。”